



# 关山梯田图

□ 胡庆军

六盘山南段的关山,巍峨、壮美、秀丽。

关山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代兵家屯兵用武的要塞重镇,也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接合部。那些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独特的民俗和文化,构成了一条魅力独具的关山大景区旅游风情线。

早晨,坐上到关山的长途汽车,在横亘于庄浪境内的巍巍关山的山路上,林海苍郁,点缀其上的云崖寺、朝那湫、陈家洞、葛家洞、红崖湾等自然人文风景区,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绿色波涛中。从流水潺潺的河谷,到白云缭绕的山巅;从美丽的花海到石壁悬崖前,那些泥土之地,都开辟为梯田,那起伏的山,蜿蜒的路,像天与地之间一幅幅巨大的抽象画……

登上山顶,望着一层层绿油油的梯田,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如螺如塔如画,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优美曲线一条一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潇洒流畅。关山脚下,有一片美丽的土地,名叫庄浪。这里的人民发扬愚公精神,从20世纪60年代起,历经三十余年的严寒酷暑,硬是用二牛抬杠的力量

让庄浪光秃秃的山顶披上了绿装,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生态环境建设,终于建成了占全县总耕地面积90%以上的百万亩水平梯田。想当年,人们在荒凉的山坡上,开挖出石头就地垒成石堰,把开掘出石缝草皮中的泥土和风化的砂梁造为土壤。梯田是大山的物质遗产,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凝结了人们的勤劳和智慧,体现了山区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那些梯田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就是大山最美的雕刻,它雕在大山上,也雕在人们的心上,成为人们深深的怀想。

沿着山间小路攀行而上。山路崎岖、陡峭且漫长,极目远望,只见梯田与梯田首尾相连,层层依偎,高低错落,向远处延伸;一块块梯田,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在澎湃起伏中点缀着天空的亮丽。走遍庄山流水,到处都是碧野蓝天,望山山翠,看地地平,层层梯田如雕如塑,如诗如画,“山顶沙棘戴帽,山间梯田缠腰,埂坝牧草锁边,沟底穿鞋”的生态梯田名满世界!

一直以来,我渴望能够踏上一片广袤、苍凉而神秘的土地,去静静地感

悟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在目光中寻找那一幅幅壮美的画卷。关山就是这样的地方。

在关山梯田行走,可以随便坐在一块梯田边,被迷人的风景陶醉而忘记时间,或者向着天空呼喊,然后热血沸腾。在这里,心情如同放牧,走累了,可以与大地同卧,和蓝天对视,于是想象便更高远了;或者就让美丽的景色守在自己的目光里,把一簇一簇的花想象成为千军万马,恍然间就以为自己是驰骋的将军了。在这里,你会感悟很多,美好的事物随处可见,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对望,心旷神怡。而每每走过一个地方,都会让人找到一种悠然于世的感觉。

喜欢其实是一种感觉。在关山梯田花海间,这种感觉是真实的,真实于一种持久而凝聚的力量。蓝天下,阳光灿烂,照耀着一切,思绪如花,所有的静谧让心沉溺于美,许久不肯离去。而那些神奇的传说和故事是遥远而干净的味道。

顺着山路,绕在梯田之间,就到了一个名叫朝那湫的地方,这里被喻为关山天地,这个在高山之巅形成的湖泊,传说曾经是女婿补天的地方……

关山梯田景色壮观。这片承载着哺育重任的土地,仿佛层层叠叠的音符,演奏出生命的交响曲。在与阳光的对视间,那些岁月都融进了日子,如今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人景仰。顺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梯田在眼中变幻着柔韧的曲线,放眼望去,时聚时散并扛着长枪短炮的影友更是与这壮美的梯田组成一幅别开生面的趣图。

走过一个个风景如画的景点,走过一座座年代久远的石窟,令人不禁感叹庄浪县旅游资源的丰富,随着天高速公路的建设,庄浪关山大景区已经与崆峒山、麦积山连成黄金旅游线路,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很多时候,关山给人的感觉是震撼的,不光是为了它的宏伟壮阔,更有种久远的熟悉。在蓝天的映衬下,这一层层的神奇充满力量。

关山梯田的建设者们用血汗开辟出来的梯田,成了如此妩媚潇洒的曲线世界。在岁月里,人们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坚强意志,在认识自然和建设家园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力量,在这里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怎么说,天下的山,都是拔地而起的,而原峰山,却落入了谷底;天下的山,都是要走上去的,而原峰山,走下去就是了。在高平故城遗址下了车,从土塬南边走下去,走二里长的土坡,就看见一座土里古气的门楼,门楼并不雄伟,而门楼上挂着“原峰山”匾额,却让人为之一惊,这山不容小觑啊!“原峰山”乃是靳之林所题。山楼的门洞有些低矮,和当地人家传统的门洞颇为相似,低着头才可以进入,现在几乎都难得一见了。低着头进入低调的门洞,朝一道山梁走上去,无需多少喘吁吁,就“登上”了原峰山。

此时雁已南去,云无踪影,风烟俱净,除了湛蓝别无一色,别无一物。这样的天,近乎想象中的天、梦境中的天。天色似一种气氛,是任何风景的底色,头顶有一方好天,风景才有成色最足的光彩。头顶的天蓝得发光,蓝得高远、蓝得深邃,充满了天地之大、慈怀和智慧。在这样的苍穹之下,什么景色都是天光一色,山上红叶正红,红得不俗、红得欢实、红得耀眼。红叶一树,红叶一片,红叶接天,间或黄叶,色彩斑斓,清气自在浩然,目之所及心之所感,都近乎极品韵致。原峰山上没有多少大树,山上的灌木却根深蒂固,相当苍老茂盛。山上的大树一棵棵倒下,而灌木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一个地方的灌木,一般比树木更为古老,而原峰山看到的灌木,尤以为甚。这些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灌木,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在这里顽强地生长,惯常地生活,任雨飘风摇,我自岿然不动。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随处深拥着山体的灌木,更能代表原峰山的本色,更具有原峰山的精气神韵。

记得某年春天来到原峰山,远远就闻到一股奇异、浓烈又熟悉的芳香,走到近处一看,原来是淡紫色的野生丁香。丁香是我最喜欢的花树了,在原峰山会看到野生丁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想,这漫山的紫色部落,经过了怎样史诗般的迁徙,才到这里落地生根?百思而不得其解。山上的野丁香又分叉合,有一树一树的,有一簇一簇的,也有不规则连成一片的,每一枝每一树都闪烁着淡紫色的花串,如此稍一留神,发现整个山头都闪烁着淡紫色的花串,而整个山头也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神奇味道。那次在原峰山我留恋爱留恋,呼吸了一身的丁香。

原峰山其实有很多名字,曾叫过“陇山”“圆峰山”“老君山”“老爷山”“旋凤山”“凤山”等。一个深蹲在沟底的小山,有这么多的名字,相信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渊源,都有它的内涵,都有它的故事。

镇原县西北部赫然留存着战国秦长城,自古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接合部,其以西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塞外。自周以远,镇原即为两种文明的碰撞激荡前沿,而后的匈奴两犯长安,均自宁夏彭阳至镇原茹河道而下。历史上秦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王翦;宋朝的范仲淹等,都在这片土地上厉兵秣马。尤以北宋最为特殊,镇原即是北宋与西夏王朝的边界,为了抵御西夏,宋在镇原驻扎着“镇戎军”,这也成了“镇原”名字的来历。

原峰山北部形如土桥,仅有一座门楼之宽,很窄的襟连塬面,其余一转弯都悬崖如削,从哪里往下看都壁立百仞,而从山下的沟底仰望,原峰山突兀耸立,独秀一峰。

原峰山现存的古建筑不算太多,大概有五六处,有些洞窟还开凿在悬崖上,八仙庵、罗汉洞就是这样,参观走在峭壁之上,崇阶悬空,下临无地,大有登麦积之感。山最高的建筑叫“无量洞”,看到这个名字突然感到这座山不低啊,这个名字相当有气魄,它的无量就是选择静静地蹲了下来,越来越回到历史的深处。

# 谷底的原峰山

□ 张占英

名字都有它的渊源,都有它的内涵,都有它的故事。

镇原县西北部赫然留存着战国秦长城,自古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接合部,其以西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塞外。自周以远,镇原即为两种文明的碰撞激荡前沿,而后的匈奴两犯长安,均自宁夏彭阳至镇原茹河道而下。历史上秦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王翦;宋朝的范仲淹等,都在这片土地上厉兵秣马。尤以北宋最为特殊,镇原即是北宋与西夏王朝的边界,为了抵御西夏,宋在镇原驻扎着“镇戎军”,这也成了“镇原”名字的来历。

原峰山北部形如土桥,仅有一座门楼之宽,很窄的襟连塬面,其余一转弯都悬崖如削,从哪里往下看都壁立百仞,而从山下的沟底仰望,原峰山突兀耸立,独秀一峰。

原峰山现存的古建筑不算太多,大概有五六处,有些洞窟还开凿在悬崖上,八仙庵、罗汉洞就是这样,参观走在峭壁之上,崇阶悬空,下临无地,大有登麦积之感。山最高的建筑叫“无量洞”,看到这个名字突然感到这座山不低啊,这个名字相当有气魄,它的无量就是选择静静地蹲了下来,越来越回到历史的深处。

## 弱水河流淌的修辞

□ 李长华

三千弱水  
哪一瓢是我的  
三千弱水  
哪一瓢是你的

婉转的往事  
哪一件都是历史  
曲折的记忆  
哪一件都接近石头

把脚步放低,把目光放低  
把水的任性放低,把沙漠的火焰放低  
把一缕风遗落的芬芳放低  
把我无边际的顾虑也放低

露出水的草莽更接近真实  
浮出水的时光都无比久远  
比流水更清澈的是日子  
比流沙更柔软的是性子

张掖、酒泉、额济纳  
祁连、龙首、合黎、漠北  
都是你水袖上精美的刺绣  
哪一朵都充盈,哪一朵都有风沙的味道

看水的人都喜欢站在高处  
把时光堆积成长城的样子  
让诗的语言贴近天空的空阔  
弥补大地薄弱的部分

弱水,是河西精致的诗句  
几千年了,流淌的修辞  
总能让沿岸的胡杨  
承载不朽的传说

## 靠近春天

□ 阎润文

我想以最快的速度从风中逃离  
我想从暖融融的教室  
率领着一缕阳光走进家门

一直让我惧怕的冬天  
已抚平我匆匆忙忙的脚步  
其实,早在我靠近春天的那一刻  
我已将严寒驱赶得无影无踪

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是否还有什么东西  
丢失在冬天夜晚的风里

那就这样吧,在风中看看小溪水  
然后用足够的耐心  
寻找鸭子漾开的一圈圈水波



# 百花

第 3222 期

晴空

[中国画]

雒冲作

## 行走渭水边

□ 赵国宝

令人惊讶的是,过了几个月,这三只野鸭竟繁衍了一群后代。那大概是农历六月的一天,我从河蒲桥上走过,看到刚刚清除过淤泥的橡皮坝里,有三四群野鸭。仔细一看,一群野鸭里有一只领头的大鸭,其余七八只,都是刚刚出壳的小鸭。小鸭很顽皮,正在水里前俯后仰练习游泳。老鸭照顾着小鸭,看到有一只游得远了,就立刻过去追它,其余几只小鸭却又追着它来了。渭水边的橡皮坝里,居然有了个庞大的野鸭家族。

在坝底有一大片湿地。一天早上,我走过吊桥,忽然看见十几只羽毛雪白、有灰色长腿的鸟儿,在湿地里翻飞。我赶忙用手机拍摄,发给天云。天云说:这是白鹭。白鹭?我大吃一惊,这种神仙样的鸟儿是怎么飞来的?此后,我还在这片湿地里看到了灰鹭和草鹮。这些鸟的名字,都是天云告诉我的。天云是个摄影家,他经常在漳河边等待各种好看的鸟。

有时候,我还会到渭河上走去。由于有渭水的灌溉,城郊的河那坡和龛坪两个村庄盛产蔬菜,真是“诗画田园”。而龛坪村还有好多酒坊,河那坡有大型浆水厂。龛

坪村人用粮食酿酒,河那坡人用本地产的毛芹菜和包菜做成了浆水,酒和浆水都带着渭水的味道,销往全国各地。

有一年冬至前后,我坐着火车去西安,在车窗外,看到了无比温柔美丽的渭水。车过天水,田野还是一片碧绿。仔细看去,整齐的田畴里,麦苗和油菜还是水灵灵的。列车沿着陇海线向西向东飞驰,渭水与陇海线若即若离。此渭水非彼渭水也。在宝鸡峡,我看到的渭水是绿的,绿得透明,与两岸石壁相映成趣,像是缩小了的长江三峡。

夏季里,整夜听见渭水怒吼,我就知道下暴雨了。暴雨后的渭水泥黄色,流得很急。人从古莱坞景区的吊桥上走过,能闻到一股泥腥味。那时,渭水冲进橡皮坝,在高高的坝上形成瀑布。渭水日夜怒吼的声响就来自这里,因为橡皮坝的抬升,形成一个五六米高的立面,渭水流下来形成瀑布,颇为壮观。

初冬,雨量减少,渭水又变得温柔可亲。我来到橡皮坝底,这里已被渭水冲刷而成冲积扇,成为红柳、芦苇、茅草的家园,也成为鸽子、野鸭们的乐园。阳光明媚,人们在“坝上草原”拍照、散心……

## 时光晾晒

□ 杨蕴伟

我开始晾干菜了。首先想晒一些马齿苋,冬天包包子饺子。其他菜也晒一些,比如蘑菇——双孢菇、杏鲍菇都合适,洗净切片晒出去,一两天的好太阳就够用了。一年夏天,有人卖山里的野蘑菇,老太太们在市场上成堆地买来,拿缝被子的棉线穿起,一串一串挂到阳台外面,像童话故事里松鼠越冬的口粮。

上了年纪的高邻们,早年晒过的干菜品种多样。

豇豆是在它“正当好时候”先焯水再晒的,成品墨绿饱满。豇豆已经长饱的吊桥上走过,能闻到一股泥腥味。那时,渭水冲进橡皮坝,在高高的坝上形成瀑布。渭水日夜怒吼的声响就来自这里,因为橡皮坝的抬升,形成一个五六米高的立面,渭水流下来形成瀑布,颇为壮观。

茄子需要先削去皮,再纵向切两刀,一刀从这头切,一刀从那头切,刀口十字相交,注意不要切通,方便挂到铁丝上,也易干。干茄子是最适宜做汤饭的食材,过了一道阳光后,韧性和滋味的厚度都有提高。

挂起来晾晒的干菜,从色彩上看,辣椒红艳艳的,很有视觉冲击力。说到形象的特别,应该数西葫芦——掏出瓜瓤,把瓜肉切成薄片,一只西葫芦切完了,就是长长的一条,弯弯曲曲颇具规模地挂起来,视觉效果不是一般的最好。

最费劲的是蚕豆,在长得老硬之前摘了,先剥粗皮,再剥细皮,然后分开豆瓣在筛里摊开了晒出去。晒干的蚕豆瓣最好是泡开了炒腊肉。郫县豆瓣酱里用的豆瓣就是蚕豆的,有特殊的鲜味和酱香,无可代替。

干制的羊胡子花值得细说一下,这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很偶然才能见到一次,上一次相见和下一次相见,间隔可能很久。我最近一次在饭碗里见到它,是一年多前,距离更早一次见到它已经十多年,那种感觉就像无意中一抬头,看到了多年没有见过面、音信不通的故人。

羊胡子形态类似韭菜,不过要细小很多,叶子只有中性笔的笔头粗细,高不过10厘米。夏天一场雨水过去,

低洼处长起来,一小撮一小撮,正是山羊胡子的样子。谁有兴致又不嫌劳道了去采一些来,包饺子吃,味道介于韭菜和葱之间。

羊胡子长足,抽薹开花,模样略似韭菜花,白里带一点紫色。采了花晒干,冬天里做好一锅清水面条,放一撮干花,半勺滚油泼上去,“刺啦”一声,从庄头到庄尾,闻到香味的人都停住脚抬起头:“谁家吃羊胡子面条呢。”

羊胡子花采收晾晒费工夫,轻易没有人做,很多年不见一次在情理之中。有个朋友开民宿,特意开发了这个,饭端上桌,我的鼻子先认出了它的香味,端起碗来看看汤上漂着的几朵干花,恍然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下午。羊胡子花给每个吃过它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人里面与众不同的人,能让人记住很久。清水面条里有那么点干花,黑白的记忆里一些被时间的尘土淹没的片段瞬间恢复色彩。干花是这碗饭的眼。

其他各种蔬菜,像茼蒿、小白菜、刀豆、萝卜、黄花菜……都有人晾晒,编成辫,切成丝和片,挂起,或者摊开。河西走廊的季节最对应饭菜,夏天各种蔬菜又多又好又便宜的时候,太阳也正正好,晒啥啥成。

放眼看去,从南到北,从夏天到秋天似乎一直有人在晒干菜。我在庐山上买过干制的猴头菇,在井冈山买过笋干……一盘菜一碗饭,能在春天夏天就做到,就好像这碗饭从半年前就开始做了,那么有投入感,一点也不临时凑合的样子。

阳光从容不迫地晒干一条菜,不在意一片云或一张树叶偶然阻挡了光线,没有慌张赶时间分秒必争的仓促狼狈。已经过去了的时间,曾照在菜叶上的阳光,都参与了滋味的改变,通过这个形式,述说味道不为人知的半年。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尽快享用或消耗,搁一段时间不妨事,可能效果更好。